

康濟錄

三上

三

九	二	三	書門
七	二	八	
六	二	〇	類
冊	架	函	號

庫	文	閣	內
九	二	三	漢
五	六	八	書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228
冊數	6(3)	
函號	295	55

政書二十五号
共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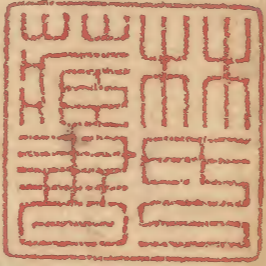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欽定康濟錄卷之三 上冊

清 錢塘縣監 陸曾禹 著

日本 紀州名草郡奉行 小田仲卿 閱

臨事之政計二十

臨事論曰古者有鄉里之委積以恤民艱門關之委積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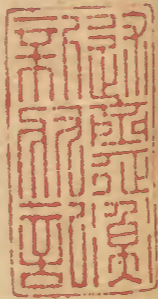
養老孤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夫能食之已足矣而必又

有所積益如此所以為仁政之周也後世古 修適遇

飢困或指仰官穀以為生命或勸捐借以助賑施上即垂

載之鴻恩下仍多凍餒之黎庶此皆承平日久豐穰積

年救災恤患之務闕焉不講耳語云拯災貴早賙急濟困



之道苟能斟酌於康年自可維持於儉歲凡長民者誠能踵武聖賢廓開大制則深恩被於蒼生厚惠流於下土仁民之業豈不偉歟

急祈禱以回天意

周禮 周達奚武

漢明帝 唐代宗

宋太宗

宋王子融蘇軾語

東坡志林 元順帝

李伯時 明太祖

梅傳

周禮小祝掌小祭祀順豐年逆時雨寧風旱彌災兵遠罪戾。司巫掌群巫之政令若國大旱則帥巫而舞雩國有

大災則帥巫而造巫恒巫恒巫之有常者帥巫而造之求所以禱禳之術也

謹案聖王御宇其愛民也甚於愛身故商之旱成湯之禱於桑林也以六事而自責周之旱宣王側身脩行而欲消去之其憂民之憂也若此宜乎百姓戴之如日月親之如父母矣今觀周禮原貴祈求凡災傷之處倘太神京甚遠食祿是方者可不竭誠致敬上體天子之心下救小民之苦使玉燭常調而時聞擊壤之歌哉

漢明帝永平十八年四月詔曰自春以來時雨不降宿麥傷旱秋種未下政失厥中憂懼而已其理寬獄錄輕繫二千石分禱五嶽四瀆郡界有名山大川能興雲致雨者長

金定廣濟錄 卷之三十一
更各潔齋禱請冀蒙嘉樹

謹案天之水旱固難測人之祈禱亦豈同哉如遇旱災擾龍潭掩枯骨禁民間不得舉火抑陽而助陰遇雨患閉城市北門蓋井禁婦人不許入市抑陰而助陽然而究不若一誠是格之為當也漢帝遣官分禱理冤獄出輕繫既極其誠復施仁政不可為後世之法歟

周達奚武為同州刺史時大旱高祖勅武祀華嶽嶽廟舊在山下常所祈禱武謂僚屬曰吾備位三公不能變理陰陽遂使盛農之月久絕甘雨天子勞心百姓惶懼忝寄既重憂責實深不可同於衆人在常祀之所必須登峰展誠

尋其靈輿嶽既高峻千仞壁立巖路嶮絕人迹罕通武年逾六十惟將數人攀藤援枝然後得上於是稽首祈請陳百姓懇誠晚不得還即於嶽上藉草而宿夢見一白衣人來執武手曰辛苦甚相嘉尚武驚覺益用祇肅至且雲霧四起俄而澍雨遠近沾洽高祖聞之賜璽書慰勞

謹案念民既深祈禱自切奚武不避一身之險遂格嶽神之靈陰雲布而時雨降民間之困釋矣後之君子欲免災危者可不小心翼翼昭事上帝哉

唐代宗大曆四年四月雨至於九月京師斗米八百官出米二萬石分場出糶閉坊市北門置土臺臺上置立黃旗

以祈晴。是日雨止。

謹案天之以災譴示警實未嘗殃民以快意也將以試司牧者之處置何如耳。今幸出官米而分糶之民困稍蘇是霽也窮黎欣幸感召而致之乎抑亦閉北門置土臺而晴也賢哲者定有以知此。

舒州令麴信陵有仁政嘗為禱雨文其畧曰必也私欲之求行於邑里慘黷之政施於黎元令長之罪也神得而誅之豈可移於人而害於歲耶焚畢雨樹。

謹案對衾影而無慚者始能向神明而暢達也甚矣仁政之美也清白之吏神勿福之乎無辜之民歲將困之。

乎民無罪而令長賢雨或稍遲神豈無過此司空圖之移雨神亦曰知民之情而不時請於天是徒偶於位矣何以為神。

宋仁宗慶曆甲申王子融息壤記云余以尚書郎蒞荊州自春至夏不雨遍走群祀五月壬申與群僚過此地無復隆起而石屋簷已露請握取驗雖致小沴亦足為快因具畚鍤以待來朝從事是夕雷雨大至遠近沾洽即以馨俎薦答。○蘇子瞻息壤詩序云息壤旁有石不可犯畚鍤所及又復如故又頗致雷雨歲旱屢發有驗。

謹案雨之不可得者緣無從而知其可必能致雨之術

也。今觀息壤。王子融蘇子瞻皆云。畧不可犯。屢有所驗。犯之。既有其災。求之。豈無所福。欲雨者。苟於此地。展其誠敬焉。知不勝於鋤鋪之用哉。

宋太宗太平興國五年五月癸卯朔。京師大霖雨。辛酉。命宰相祈晴。○巳卯。命宰臣禱雨。○至道二年。命宰臣百官詣神祠禱雪。

謹案燮理陰陽。宰相之任也。風雨時若。百穀繁昌。此皆聖天子時時默祝於上天。且以此責望於公孤卿尹者也。苟或愆時過甚。則百僚之長。自宜身任其勞。齋心虔禱。上為至尊。分憂下率。群臣盡職至誠。所感或者邀福。

於上蒼。以又安海宇。此亦賢臣遇災而懼之道也。

仁宗慶曆七年三月辛丑。帝禱雨於西太乙宮。日方炎赫。帝却蓋不御。及還。大雨沾足。

謹案仁宗每遇水旱。必露立仰天。痛自刻責。抑何仁愛斯民之至於斯也。夫災荒之至。半由人事闕失。故惟恐懼修省。克謹天戒。以感召和氣。則災戾消而百穀用成。萬民以濟。詩曰。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仁宗有焉。

東坡志林云。吾昔為扶風。從事歲大旱。問父老。境內有可禱者。云。太白山至靈。自昔有禱。無不應者。近歲有太守。奏

封山神為濟民侯自此禱則不驗矣莫測其故吾方思之
 偶取唐會要看云天寶十四年方士上言太白山金星洞
 有寶符靈藥遣使取之而獲詔封山為靈應公吾然後知
 神之所以不悅者即告太守遣使禱之若應當奏乞復公
 爵且以瓶取水歸郡水未至風霧相纏旗幡飛舞彷彿若
 有所見遂大雨三日歲大熟吾作奏具言其狀詔封明應
 公吾復為記之是歲嘉祐七年

謹案舊典不可不諳神靈不可不敬使非蘇公之觀唐
 會要知前人封典之誤誠心敬禱許復公爵則雨終不
 可得而歲能豐哉

孝宗淳熙時大旱知縣李伯時以擾龍事告太守以長繩
 繫虎骨縋於龍潭中遂得雨取之稍遲雷霆隨至急令人
 取出乃止○南州久旱里人以長繩繫虎骨投有龍處入
 水即數人牽掣不定俄頃雲起潭水雨亦隨降龍虎敵也
 雖枯骨猶能激效如此

謹案行渺茫之祀典不若效可法之祈求虎骨非難得
 之物龍潭亦郡邑所常有知縣李伯時與南州里人皆
 以此而得雨今之求雨者獨不可以一試乎但恐不有
 誠心仍無實效此又在人之自勵矣

元順帝至正二年御史王思誠上奏謂京畿去年秋不雨

冬無雪。方春首月蝗生。河水溢。宜雪。寬獄。勅有司。行禱百神。陳牲幣。祭河伯。塞決口。被災之家。厚加賑恤。庶幾可以召陰陽之和。消水旱之變。此應天以實。不以文也。

謹案人君馭育萬物。敬畏天神。豈徒以虛文求降鑒哉。歷稽古史。宋景公以善言退星。漢文帝勅有司。祭而不祈。勿媚神。以求助。唐懿宗詔京兆。用香水蒲蕭於坊市。以召雨。羅隱請遵十六聖之教訓。可致豐稔。誠以君上有愛民之隱。則必實踐其仁厚之言。急行其補救之政。然後誠信昭於上。恩澤及於下。推德意以導揚和氣。雖多災沴。有潛消而默化矣。願司牧者之敬慎乎。平時警

惕於臨事也

明太祖洪武三年夏久不雨。上憂之。乃擇日躬自祈禱。至日四鼓上素服草履。徒步出詣山川壇。設藁席。露坐晝暴於日。頃刻弗移。夜卧於地。衣不解帶。皇太子捧盥進農家之食。唯麻麥菽粟。凡三日。既而大雨。四郊霑足。

謹案天者群物之祖。帝王則萬民之大父母也。饑饉之歲。億兆嗷嗷於下。司牧者憂勞於上。惟恐弗克積誠感召天和。為民請命於蒼昊。矧敢燕間深宮。置民傷於度外哉。太祖洞悉其理。虔心步禱。幾不自愛其髮膚。是以君心端而天心亦順。甘澍滂沱。歲稱大有。豈不美歟。

明季戊申。河南大旱。知登封令梅傳。見麥俱枯。稿因思蕎麥可種。勸民備種而待之。祈禱畢。信步行數里。遇一隱士。揖曰。令君勤苦。然雨關天行。非旦夕之可得也。梅曰。蕎麥尚可種乎。其人歎息曰。可惜一片仁心。向樹下一指曰。公欲活民。非此不可。視之。則菜也。梅遂令民廣收菜子。與蕎麥並種。未幾。又雷雨不止。蕎無一生者。惟菜則勃然透發矣。且逾常年數倍。民賴以不死。

謹案 苟以難必之事教民。不若以得飽之道率衆。令君意在活民。誠心祈禱。雖不能必雨暘之協應。亦可得隱士之指迷。噫。此隱士者。烏知非神人之化身。不然。何以

知蕎之不生而菜之必茂也。乃知一誠所感。萬類俱通。怨天尤人者。徒增罪戾耳。此亦救雨災之一法。留心民瘼者。不可不知也。

急祈禱總論曰。至治馨香。何事於禱。不知旱澇無常。非神莫祐。禱亦不可少也。況當萬民窘迫。叩境徬徨之際。使弗夙夜祇肅。以上格天心。不但不能救將來之饑饉。且不能慰悵望之民情矣。此周禮小祀必有掌祭祀者在也。為人君者。因祈禱而念民艱。釋冤獄。廣平糶。或格神於夢寐。或得雨於躬祈。懷保之仁。不於此而見歟。嶽神降鑒。木臣之敬也。邑令則作文章而自責。投虎骨以擾龍。誠意所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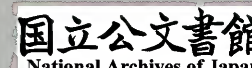
兩無不得。菜之可以活民，不遇隱士之指點，何由而知。可見有牧民之責者，無時不當積誠，以致感通。如不可得，則如蘇子瞻之迎神受惠，王子融之息壤求恩，皆可法也。安可食天祿而不顧歲時之豐歉哉。詩云：天降喪亂，饑饉薦臻。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圭璧既卒，寧莫我聽。惟圭璧既卒而後，可以冀上天之降鑒。將荒之際，要務尚有過於祈禱者哉。

漢武帝元朔元年冬，詔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並行，

二求才能以捍災傷

- 漢武帝 南齊武帝 秦王堅 唐太宗
- 杜黃裳 孝宗 宋司馬光 理宗
- 元武宗 明林希元 張光大 鍾化民

漢武帝元朔元年冬，詔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並行，厥有我師。今或至闔郡而不薦一人，是化不下究，而積行之君子壅於上聞也。二千石官長，紀綱人倫，將何以佐朕燭幽隱，惠元元，厲蒸庶，崇鄉黨之訓哉。且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古之道也。其與中二千石禮官博士議，不舉者，罪。



謹案武帝之詔雖不專為荒政而言然而令人舉賢之法莫妙於此如趙簡子得尹鐸而萬姓感懷陳寵用王渙而百事盡理况饑年民命在於旦夕若不以賞罰勵薦舉烏知不有徘徊歧路觀望而後時者哉

東晉秦甘露五年十月秦王堅命牧伯守宰各舉孝悌廉直文學政事察其所舉得人者賞之非其人者罪之由是人人莫敢妄舉而請托不行內外之官率皆稱職田疇修辟倉庫多實盜賊屏息

謹案用人得而萬事理非秦王之謂乎令舉之不得其法賞罰混淆蒙蔽者多田疇能闢倉庫能充歟盜賊

能息歟甚矣賢良之不可不急而賞罰之不可不明也

南齊武帝永明三年詔守宰親民之要刺史案部所先宜嚴課農桑相土揆時必窮地利若耕蠶殊衆足勵浮惰者所在即便立奏其違方矯務佚事妨農亦以名聞將明賞罰以勸勤怠較覈殿最以申黜陟

謹案佚事妨農國之大蠹也設逢水旱小民衣食全無必至凍餒流離轉於溝壑此詔既勵司牧於未荒豈肯因循於歉歲可謂勸之切而責之當者矣

唐太宗貞觀初上令封德彝舉賢久之無所舉上詰之對曰非不盡心但今未有奇才耳上曰君子用人如器各取



所長古之致治者豈借才異代乎正患己之不能知安可
誣一世之人德彞慚而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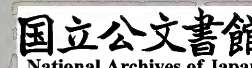
謹案一人之聰明有限天下之才智無窮可弗令人悉
舉乎故有一代之聖君必有一代之賢臣何嘗借才於
異代蔽賢小人惟知自用被太宗一言道破此其所以
抱慚而退耳

憲宗元和間上與宰相論自古帝王或勤勞庶政或端拱
無為互有得失何為而可杜黃裳對曰王者上承天地宗
廟下撫百姓四夷夙夜憂勤故不可自暇自逸然上下有
分紀綱有序苟慎選天下賢才而委任之有功則賞有罪

則刑誰不盡力明主勞於求賢而逸於得人此虞舜所以
能無為而治者也

謹案天下事獨任則勞分任則逸理固然也然不得賢
才而委之則親民之官不以實心行實政而救災恤患
之無方督撫大員不能洞達國體宣布德意於群黎俾
知崇節儉致阜成之有道所以治國之謨必以慎選為
要杜公之對真宰相之論也

宋神宗熙寧二年遣使賑濟河北流民司馬光言京師之
米有限河北之流民無窮莫若擇公正之人為監司使察
災傷州縣守宰不勝任者易之各使賑濟本州縣之民則



饑民有可生之路。豈得有流移。

謹案 宋之司馬君實。其為政也。雖婦人小子無不愛之。戴之。然其救荒也。亦以舉賢良。不職為言。後之活餓莩者。何可不以得人為首務。大生機於歉歲。而免流移之顛沛哉。

孝宗時。臣僚言。諸路旱傷。乞以展放。展閣責之。轉運司糴給借貸。責之常平司。覺察妄濫。責之提刑司。體量措置。責之安撫司。上諭宰執曰。轉運只言檢放一事。恐他日賑濟之類。必不肯任事。虞允文奏曰。轉運司管一路財賦。謂之省計。凡州郡有餘不足。通融相補。正其責也。

謹案 君臣之間。皆以饑民為急。其用人也。互相斟酌。惟恐稍有不當。以貽民患。悉令各盡厥職。事有專司。非蒼生之幸歟。

理宗嘉熙三年。臨安饑。民相攜溺死。命故守臣趙與權。仍知臨安府事。與權奉詔。急榜諭。各全性命。佇沐聖恩。都人遂相戒。勿死與權。上則祈哀。公朝下則推誠。勸分甘雨。隨至米商大集。即流移者。亦有以濟之。

謹案 理宗之命故守臣。仍知臨安府事。民遂相戒。勿死。良吏之有益民生也如此。凡當歉歲。得此良模。借寇之風。忽焉再覩。何患雨之不降。民之不救哉。

元武宗至大二年詔即位以來恒以拯災恤民為務而恩澤猶未溥博流離猶未安集豈有司奉行弗至歟今特命
中書省選內外官僚專以撫治為事簡汰冗員擢節浮費
一新政理以稱朕懷

謹案因恩澤未溥而以遴選宜嚴計之得矣但在司牧
亦不可不以下士為懷昔子奇年十六而令於阿非賴
白首者悉與之謀其能大治歟

張光大有云擇入委任為第一要事若委任得人自然無
弊君子作事謀始賑濟之方尤為當慎若一槩委用富豪
之家則富而好義者少為富不仁者多其害有甚於吏昏

無藉之輩今後莫若選擇鄉里有德望誠信謹厚好義之
人或賢良縉紳素行忠厚廉介之士不拘富豪但為眾所
敬而悅服者許令鄉民推舉使之掌管庶幾儲積不虛凶
年饑歲得以濟民也

謹案元之張君猶夫宋之董氏也留心荒政真誠愷切
故所論悉皆出於肺腑事事可法嗚呼人生天地間既
不能致君澤民再不能立說濟世食粟而已不亦大有
愧於寸陰是惜之論哉

明僉事林希元疏內有云救荒無善政使得人猶有不濟
况不得人乎臣愚欲令撫按監司精擇府縣官之廉能者

使主賑濟。正印官如不堪用。可別擇廉能佐貳。或無災州縣廉能正印官用之。蓋荒事處變難。以常拘也。至於分賑官員。可令主賑官擇之。事完官則上之。吏部府縣學職等官視此黜陟。舉人監生等人員視此為除授。民則上之。撫按別其賞罰。如此則人人有所激勸。而荒政之行。或庶幾乎。

謹案 僉事之救荒。可謂無微不至矣。首重得入。而以賞罰勸人。敢不以勤敏自勵。怠惰為戒哉。此即求賢於賞罰之中。使饑民得活於拯溺扶危之道耳。

御史鍾化民救荒諭所屬曰。司廠不可用在官人。各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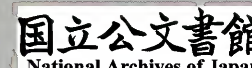
保甲里耆公舉富而好禮者。州縣官以鄉賓禮往請。破格優禮。諭以實心任事。廠內利弊陳請即行。月給官俸。能使一廠饑民得所。旌以彩幣匾額。倍之者給以冠帶。或為骨肉贖罪。或欲子弟採芹。任其所欲。富室捐賑。視其多寡。與司廠者同賞格。既諭之後。又巡歷各方。用拾遺法。得實心任事多方全活災民。賢之尤者。即刻破格薦揚。貪暴縱恣。以致餓殍枕藉。不肖之尤者。即時馳參。以故群吏實心任事。饑民多所全活。

拾遺法。預令饑民進見時。人具一紙。勿書姓名。開所當與當革及官吏豪猾。有無侵刻橫行。散布於地。即與興革處分。然必擇其僉同者。而後察之也。

鍾公存此八字於心何患人之不爲我用人亦誰不欲見用於公此所以縣縣得人而敝敝有濟也况有拾遺之妙法乎

求才能總論曰天下事未有人而能理者也况歉歲哉事起急迫人非素練老幼悲啼婦女雜亂厲之以嚴則餓體難加扑責待之以寬則散漫莫肯循規加之吏胥作弊致使餓莩盈途故不得入其何以濟此歷代聖君賢相無不以得入爲要也如漢武之詔謂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唐太宗之罪封德彝謂用人當取所長必不借才異代雖不爲救荒而言而自得求才任事之要道南齊之詔

至大之制切中情弊其次如符堅之責重有司孝宗之與群僚斟酌高宗之復用與權皆用人救荒之良法僉事之用廉能任其擇取御史之用敝首陳請得行人有不樂爲其所用歟昔王梅溪守泉州會邑宰勉以詩云九重天子愛民深令尹宜懷惻隱心今日黃堂一杯酒使君端爲庶民斟使爲太守者皆若梅溪之存心又何患乎令之不善也總之在君相當郡縣是求在郡縣宜鄉者是選迺相慎擇必得其人任之以事自無不濟書云建官惟賢位事惟能時當歉歲可弗以擇賢任能爲首務哉



重寶

夏禹懸器以招言者曰教寡人以道者擊鼓告事者鐸訟獄者鞀諭以義者鐘有憂欲鳴者磬每一饋十起一沐三握髮以勞民鞀音陶有柄搖鼓

謹案大禹之治水智超千古功在萬年猶欲以言自益况乎後世帝王不及禹者多矣可挾貴自矜而不以善言為急哉書云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急下求言之詔時聞規諫之條有不日新其德歟

周西伯即位篤仁敬老慈少禮下賢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士以此多歸之

謹案世知文王之德廣被四海而不知其所以無遠弗届者未有不由樂聞善言而得也故日不暇食以求言否則何西伯之不憚煩而時與多士相接哉周家八百之基開之者西伯總在見善不怠去邪勿疑而已矣

魯公伯禽周公之長子也成王少周公雷相之使其子就封於魯周公戒伯禽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今王之叔父吾於天下亦不賤矣然我亦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人子之魯慎無以國驕人

謹案孔子之所讚美者周公之才也要知天下無有過於周公之才者矣尚且握髮吐哺以待士周公豈不知

身之貴哉。蓋以作相之道。貴乎尊賢而得士。不可不以言為重耳。併以之訓其子。則凡驕矜自恃。拒人於千里之外者。視此豈不有天壤之隔耶。

漢文帝時。每朝郎從官上書疏。未嘗不止輦受其言。言不可用。置之。言可用。則採之。未嘗不稱善。○又除誹謗妖言法。詔曰。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如有進善者。立誹謗之木。慮政有缺失。便言事者。書之於木。所以通治道而來諫者也。今法有誹謗妖言之罪。是使眾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將何以示遠方之賢良。其除之。

謹案文帝之求直言。不啻如饑者之欲食。渴者之欲飲。

故無不稱其善者。誘之使言也。除誹謗妖言法者。慮其懼禍而不告也。朝乾夕惕。民瘼是恤。不待鄒忌之諷諫而能然也。此文景之時。號稱熙皞盛世。可以彷彿唐虞耳。

唐太宗貞觀三年夏六月。以早求直言。中郎將常何。武人不學。家客馬周。代陳便宜二十餘條。上怪其能以問何對曰。此非臣所能。家客馬周為臣具草耳。上即召之。未至。遣使督促者數輩。及謁見。與語甚悅。令直門下省。尋除監察御史。奉使稱旨。上以常何為知人。賜絹三百匹。

謹案以太宗之聰明英武。一遇饑年。直言是急救我元

元故見馬周條陳之言即令人召之不特召之而且使人促之不特促之而且官之無非為萬民起見故天下無不救之饑寒發明云太宗之用人如此天下烏有遺才治道烏有不進者哉信矣夫

宋真宗咸平二年閏三月丁亥以久不雨諭宰相曰凡政有闕失宜相規以道毋惜直言庚寅罷有司勞繕之不急者詔中外臣直言極諫壬辰雨

謹案言路通而苛政除猶夫茅塞去而蹊徑豁人情快於下天道有勿和於上哉真宗之諭宰相首欲闕失相規詔諭群僚又望極言敢諫猶恐已之不德降咎於民

急於改過惟善是圖上蒼有不為之感動哉此時雨之所以立降也

神宗熙寧七年京師久旱下詔求直言畧曰朕之聽納有不得於理歟獄訟非其情歟賦斂失其節歟忠諫讀言鬱於上聞而阿諛壅蔽以成其私者衆歟詔出人情大悅是日即雨

謹案是雨也非詔出而即雨也因人情之大悅和氣相感而雨者也不人情豈徒悅哉蓋因直言即罷新法二十小事民免征求死於法綱而雨者也乃知鄭俠之繪圖韓維之力諫實有回天之力仁宗因亢旱而求直言英

宗緣雨災而望敢諫。從未有若兩君言之切而驗之速者也。誰謂天道之元遠哉。

明宣德間。山西河南荒。上命于謙巡撫二省。公到任。即立木牌於院門。一書求通民情。一書願聞利弊。二省里老皆遠來迎公。公曰。吾欲首行平糶之法。汝眾里老。可將吾言勸諭富豪之家。將所積米穀。扣起本家食用之外。餘者皆要糶與饑民。若伏羲者。每石肯減價二錢。減至一百石以上者。免其數年差役。一千以上者。奏請建坊旌表。有不願減者。勿強。若有姦民擅富要利。坐視饑民。不與平糶者。里老從實具呈。重罰不恕。凡有借欠私債。一槩年豐還納。

若有遺棄子女。里老可即報與州縣着官。設法收養。候歲熟。訪其父母而還之。如里內有賢良之民。能收養四五十口者。官犒以羊酒。給其匾額。十口以上者。加綵緞。免其終身差役。二十口以上者。冠帶榮身。一時富民樂捐。而尚義者甚眾。

謹案公之謀猷。能匡輔社稷之艱危。豈不克自出救荒之仁術。然猶以民情利弊為急。榜示於門。求通言路。蓋以撫綏之責。關係匪輕。拯災之方便。民為上。苟非虛衷下問。實心採訪。縱有愛民之意。難施利濟之謀。是以諮詢周廣。惟恐百姓不為上告。民情不得上申。言路開而

州牧縣令罔敢遏抑寬滯由其上之明聰已無遠不屆也。蠹昏姦役莫敢擾累閭里緣其上之察訪已無微不燭也。豪猾紳士弗敢閉糴昂價侵牟鄉邑懼受欺受侮者之直訴劣跡難逃國憲也。然此尚未可恃為無弊必平心以審之明決以行之其庶幾有利而無害歟。

正統時周文襄公巡撫江南蘇州逋稅七百九十萬石公閱牒大異詢父老皆言吳中豪富有力者不出耗并賦之貧民貧民不能支盡流徙公創為平米官田民田并加耗蕪稅額二百九十餘萬石公與知府况鍾曲算疏減八十餘萬石。

明 何良俊曰周文襄巡撫江南二十八年常操一小舟

沿村逐落隨處詢訪遇一村樸老農則攜之與俱臥於榻中下咨以地方之事民情土俗無不周知故定為論糧加耗之制以金花銀粗細布輕賫等項裨補重額之田斟酌損益盡善盡美顧文僖謂循之則治紊之則擾非虛語也。

弘治間命戶部劉大夏出理邊餉或曰北邊糧草半屬中貴子弟經營公素不與此輩合恐不免剛以取禍大夏曰處事以理不以勢俟至彼圖之後既至召邊上父老日夕講究遂得其領要公有餘積家有餘財。

舊評曰。忠宣之法誠善。然使不召邊上父老。日夕講究。如何得知能如此。虛心訪問實心從善。何官不治何事。不濟。書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人臣果知納約自牖之理。兼以實心愛民。則民情何時不可上聞。九重何時不悉民隱耶。

世宗嘉靖七年九月。川陝湖廣山西荒。諭都察院令內外官員條奏救荒良策及凡不便者。

謹案事不盡晰於典章。言不盡在於卿貳。故必令內外官員奏其良策。蓋合天下之廣。兆民之衆。平時經理常恐有未協民心不便民俗之事。况於饑荒之歲。尤須斟酌盡善。康濟黎元。况內外官員具有牧民之責。然則有嘉謀嘉猷者。可不亟為入告。以順承此德意也哉。

命條陳總論曰。舜之孝。禹之功。西伯之德。皆臻人。世之極。皇皇焉。猶恐士民不以善言告。日中不暇食。求賢以自輔。後之致治者。可弗廣開言路歟。君臣一體。理豈有殊。周公之輔成王。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猶恐失天下之賢人。况致君澤民者。亦無不以言路為先也。况逢凶歲。饑饉頻仍。衣食難克者。衆民困不知。救援無術。何以稱佐君上。燭幽隱。子元元之意哉。此漢文帝之止輦受言。庶幾無愧。唐太宗之立用馬周。彷彿聖王。其他如宋之二君。明之嘉靖。

亦不愧凶年之修省。于忠肅公之巡撫兩省。一到卽求通言路上達民情。惟以平糶為先。育嬰為重。上行之既力。下奉之必誠。既活饑寒之衆。復全襁褓之嬰。仁哉忠肅救荒之政也。周文襄大驚。連夕若不隨地與農民辨論。烏得周知。劉太夏出理邊疆。使不日夕與父老圖謀。何由得法。且草茅之中。屠狗之間。未必無人言可忽乎。書云。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若己者。亡好問則裕。自用則小。君子可不卑以自牧。合天下之智以為智哉。

四先審戶以防冒恩

宋蘇次參
鄭雍
俞宗亨
袁燮
鍾化民
周孔教
李珣
余童
董煟
明林希元
陳霽岩
陳龍正

宋蘇次參澧州賑濟患抄劄不公。給印冊一本。用紙半幅。令各自書某家口數若干。木人若干。小兒若干。合請米若干。實貼於各人門首壁上。如有虛偽。許人告首。甘伏斷罪。以便委官查點。又患請米旨冗分定。幾人為一隊。逐隊俱用旗引。如卯時一刻。引第一隊。領米二刻。引第二隊。以至辰巳時。皆用此法。則自無冗雜。且老幼婦女悉得均糶矣。

○又任灃陽司戶日權安鄉縣正值大澇始至今典押將縣圖逐鄉抹出全澇者用綠半澇者用青無水之鄉用黃不以示人又令鄉司抹來參合方請鄉耆逐鄉為圖復以青綠黃色別其村分出圖參驗故不檢澇而可知分數催科賑濟亦視此為先後其法甚簡要也

謹案宋蘇君兩番賑濟前法固佳安鄉之澇令典押抹出或言在城之人焉知在鄉之事豈能無弊殊不知水澇乃人所共睹共聞倘出人不同意親歷數鄉而驗之不但典押不敢妄抹卽鄉司鄉耆皆知自警矣非善法而何。

李珏守毘陵時適遇民饑將災傷都分作四等抄劄仁字係有產稅物業之家義字係中下戶雖有產稅災傷實無所收之家禮字係五等下戶及佃人之田并薄有藝業而饑荒難於求赴之人智字係孤寡貧弱疾廢乞丐之人除仁字不係賑救義字賑糶禮字半濟半糶智字全濟並給票計口如常法惟濟米預掛榜文十日一次委官散給民至於今稱之○丁卯鄱陽旱曠又將義倉米每日就城中多置場所減價出糶先救城內外之民却以此錢准價計口逐月一頓支給以濟村落之民非惟深山窮谷皆沾實惠且免偷竊拌扣之弊一物兩用其利甚普

謹案李公之守毘陵戶分四等別之最清其賑鄱陽先
城後鄉以錢代米免插和路費之苦循循有序處處至
當如陳平之宰肉以之而治天下何不均之有
吳中大饑方議賑恤以民習欺誕敕本部料檢家至戶到
左諫議大夫鄭雍言此令一布吏專料民而不救災民皆
死於饑今富有四海奈何謹主撮之濫而輕比屋之死乎
上悟追止之

謹案搜檢戶口在官長則不可不嚴在天子萬不可過
謹何也官長不嚴則濫冒者決多天子過謹則搜檢者
必刻而况久羈時日乎諫議之言誠懷保赤子之道也

天子悟而追止之君明而臣良吳人生矣

余童斡州賑濟盡括戶口之數第為三等孤獨不能自存
者專賑濟下戶乏食者賑糶有田無力耕者賑貸闔境五
邑以鄉村遠近均粟置場每場以一總首主出納十場以
一官吏專伺察

謹案戶列三等賑各不同已得其要而且遠近置場多
分給所各有所主令官察之弊不能生惠可遍及宜其
見美於千秋

江東運判俞宗亨賑濟踏殺婦人一百六十二人乞待罪
舊評曰是未明分場分隊用旗引之法不知徐寧孫蘇

欽定康濟錄 卷之三 合章堂

次參皆有成式。儘可通變而行。木抵百人已上。便慮冗雜。此皆平日無紀律者。况饑羸之軀。易蹂踐乎。

從政郎董熠曰。勘災抄劄之時。里正乞覓。強梁者得之。善弱者不得也。附近者得之。遠僻者不得也。吏胥里正之所厚者得之。鰥寡孤獨。疾病而無告者。未必得也。帳成。已是深冬。官司疑之。又令覆實。使饑者自備裹糧。數赴點集空手而歸。困踣於風霜凜冽之時。甚非古人視民如傷之意。凡縣令宜每鄉委請一上戶。平時信義為鄉里推服。官員下人為提督賑濟官。令其逐都擇一二有聲譽。行止公幹之人為監視。每月送米麥點心錢。分團抄劄。不許邀阻乞覓。有則申縣斷治。其發米賑糶亦如之。若此庶乎其弊少革耳。

覓有則申縣斷治。其發米賑糶亦如之。若此庶乎其弊少革耳。

謹案董君此語在數百年之前。而勘賑弊端歷歷如繪。可見人情千古一轍。惟在為政者善於審戶發糧。否則徒飽奸人之腹耳。

袁燮為江陰尉。浙西大饑。常平使者羅點屬任賑恤。燮命每保畫一圖。田疇山水道路悉載之。以居民分布其間。凡名數治業悉書之。合都為鄉。合鄉為縣。征發追昏。披圖可立決。以此為荒政首。

謹案披覽輿圖。瞭如指掌。司牧者留心於間暇之時。則

欽定康濟錄 卷之三 合章堂

臨事自有定見。若災荒既告，方事丹青，如嗷嗷待哺者，何與索我於枯魚之肆者，殆不遠也。

明僉事林希元疏云：臣愚欲分民為六等，富民之等三，極富、次富、稍富、貧民之等三，極貧、次貧、稍貧。不勸分，稍貧不賑濟，極富次富使自檢其鄉之次貧，稍貧而貸之，種非特欲借其銀種也。欲於勸分之中而寓審戶之法，何者？蓋使極富次富之民出銀以貸諸貧，彼必度其能償者方借，而不借者即極貧，不用耳目而民為吾耳目，不費吾心而民為吾盡心。法之簡要，似莫有過於此者。若流移之民，則與鰥寡孤獨等皆謂之極貧可也。

謹案：審戶不清，奸人得之，已可恨。貧戶失之，更可憐。林公此法，使鄉里自別上中下三等而貸之，其源清矣。其流豈濁哉？但極富者當貸幾戶，次富者當貸幾人，不可不細加斟酌，亦安富之一道也。

御史鍾化民督理荒政有云：垂亡之人，既因粥廠而得生矣，稍自顧惜，不就廠者，散銀賙之。令各府州縣正印官遍歷鄉村，喚集里保，公同查審，昏棍作奸，許人舉首得實者，重賞如虛，反坐給與印信小票，上書極貧某人，給銀五錢。次貧某人，給銀三錢。鰥寡孤獨更加優恤。分東西南北先期出示，分給以免奔走守候。敢有以宿逋奪去者，以劫賊

同論其銀又當不時掣封秤驗如有低潮短少視輕重處分

謹案御史公審戶之意一在正印官遍歷鄉村二在公同查審三在許人首告兼而行之不可缺一必須上臺實有愛民之心有司方不敢怠至分東西南北先期出示者尤美政也

萬曆己巳陳霽岩知開州時大水無蠲而有賑府下有司議岩倡議極貧民賑穀一石次貧民賑五斗務必令民共沾實惠放賑時編號執旗魚貫而入雖萬人無敢譁者公自坐倉門外小棚下執筆點名視其容貌衣服於極貧者

暗記之庚午春上司行文再賑貧者書吏稟公出示另報公曰不必第出前之點名冊查看暗記極貧者逕開其人喚領賑米鄉民咸以為神蓋前領賑之時不暇粧點盡得真態故也

謹案有司官皆如是之惠愛法紀精嚴何患貧民之不沾實惠要之真誠必能窮虛偽亦惟始終存心為民時時檢點則民情洞鑒而措置無一事之不得其宜矣

中丞周孔教撫蘇時有云救荒者凡以為貧戶下戶也官司非不欲一一清審之奈寄之人則難公任之已則難遍昔人謂救荒無奇策正以貧戶之難審也所以然者亦不

豫故耳。合令被災之府州縣。豫乘秋月。以主賑官督在城保長。以在城保長催在鄉保長。以保長催甲長。以甲長報花戶。每甲分爲不貧次貧極貧三等。除不貧外。將次貧極貧各口數大小若干。貼其門首壁上。再令每保開一土紙。手本送至賑濟官。不許指稱造冊。科斂貧民。待鄉黨日久。論定委官乘便覆查。此卽宋時蘇次參澧州賑濟之法。但彼臨時爲之。不若先時查審貧富明白。民志定矣。尤爲無弊。

謹案先時查審明白。較臨期抄割貧富迥不相同。非親歷其境者不能知其妙也。撫君之法不但著美一時且

可傳於後世。

陳龍正曰。賑饑之法。往往吏緣爲姦。皆由戶之不能審也。貧者未必報。報者未必給。其報而給者。又未必貧。請就里中推一二太姓。任以賑事。有司不時單車臨視。稍立賞罰。科條以勸戒之。蓋太姓給散其利。有九習知貧戶多寡。不至漏冒一也。給散近在里中。得免奔走與畱滯之苦。二也。披籍而得姓名。穀米之數。易於查勘。三也。以隣里之誼。不至偽雜損耗。四也。貧戶數服太姓。卽有缺漏。易於自鳴。五也。食糜各於其鄉。不至群聚喧雜。穢惡薰蒸而成疫癘。六也。太姓熟識。近隣不至攫奪。七也。分縣官之勞。八也。吏不

能為奸九也。一云黃憇中所言

謹案凡論荒政事實可行。語貴通達。勿支勿漏。斯得之矣。若此九種。意周而語切。非日覩饑年之弊。實叢興者。不能有此妙論也。譬如寶鏡。當前絲毫悉燭。纖塵無有。不見者也。此雖放賑之法。而審戶已寓其中。不審之審也。可不熟此而為濟世之策歟。

先審戶。總論曰。時當歉歲。不以生民為重。而恒以穀粟是惜者。固非要道。然用之而不得其法。徒資奸詭。莫救哀鴻。在朝廷既有所費。在窮民不得生全。主其事者。寧無溺職之罪耶。况有冒支之弊。必多不給之人。有一姓而得數姓。

之糧者。有幾人而不得一口之食者。其害可勝道哉。故惟天子不當謹圭撮之濫。而輕比屋之死。鄭雍所言。可風千古。若主賑之官。烏可不預為檢點。此蘇次叅命取丁家人口。盡貼壁上。陳霽岩自將點過窮民。暗記冊中。立法善而用意深。尚何冒破之足慮。李珏之人。分四等。余童之戶。別三般。居上者。既能精其妙算。在下者。焉敢肆其侵欺。袁燮之畫。未嘗不美。但當預計於平時。不能濟變於歉歲。懋中所言。委托木戶。其利有九。的確不易。倉卒可行。弊之無窮。董煇言之最盡。法之簡要。希元思之最精。鍾御史必令正印官親歷窮鄉。公同檢視。周巡撫又使府州縣豫先抄劄。

不混稽查由此觀之良法已備於前矣善政何疎於後也
 乃知不稽舊典任意設施者不但不能比美先賢且恐踐
 俞通判之故轍矣惟保甲之法嚴而審戶自清審戶清而
 奸詭息然而尤當籌之於豫也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
 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莫敢侮予人能得詩人之意致
 力於閑暇之時又何必徬徨於放賑之際哉

五借國帑以廣糴糶

春秋臧孫辰
 唐開元詔
 宋吳遵路
 元張養浩
 明康榮
 林希元
 屠隆
 成化准奏
 周孔教

春秋莊公二十八年魯饑臧文仲言於莊公曰夫為四鄰
 之援結諸侯之信重之以昏姻申之以盟誓固國之艱急
 是為鑄名器藏寶財固民之殄病是待今國病矣君盍以
 名器請糴於齊於是以前圭玉磬如齊告糴曰不腆先君
 之敝器敢告滯積以救敝邑

謹案官之糴糶春秋時賢大夫已行之矣何以後之為

臣者竟不恤民之困於高價糶於熟所糶於荒境哉分
釐之惠及小民讚誦之聲盈道路易者不為難者可知
雖曰愛民其誰我信

唐元宗開元十二年八月詔曰蒲同等州自春偏旱慮至
來歲貧下少糧宜令太原倉出十五萬石米付蒲州永豐
倉出十五萬石米付同州減時價十錢糶與百姓

謹案糶莫貴於早糶莫貴於時以八月而計來年計之
得矣且以十五萬石賑糶於一州每升減價十文非美
政乎但唐時出糶之際其法不傳使不知張公詠守蜀
平糶之法恐其利必盡歸富戶其害實在窮民深可歎

耳何也窮民待哺之日時雖多所糶之米粟有限一則

官不許其多糶二則彼亦無錢多糶奸人窺破其微賄

囑官吏串通斛手在水次日買數十石而去此米未嘗發入公所

早已暗貸與人故此無從查考薄上仍填零賣之期不踰月而官米已畢矣奈此

地米價稍減之名忽又遍傳商販商販聞之懼虧本而

不來官長察之歎倉空而無繼米有不驟貴之理乎奸

人於是賣其所糶之米不數旬而獲利無算寧勿令人

切齒是窮民之食賤米不過數旬窮人之食貴米必需

幾月食賤米者十不過二三食貴米者十必八九惠之

者非即所以害之耶故賑糶當兼行張公保甲之法此

法一行既無冒濫亦不失恩宋之去唐不遠烏知張公所行之法非即蒲同等州所行之法哉賑糶者尚其察之

德宗興元元年十月乙亥詔曰頃戎役繁興兩河尤劇農桑俱廢井邑為墟丁壯服其干戈疲羸委於溝壑江淮之間連歲豐稔迫於供賦頗亦傷農收其有餘濟彼不足宜令度支於淮南浙江東西道增價和糶米三五十萬石差官搬運於諸道減價出糶貴從權便以利於人宜即遣使分道宣慰勞勉將士存問鄉閭有可以救歲凶災除人疾苦各與長吏商量奏聞

謹案是時陸宣公言於上曰人君知過非難改過為難言善非難行善為難詔內命官和糶不厭多方疾苦可除悉求具奏意真詞切感動君民此車駕之所以得返長安耳忠良之言有益於人國也如是夫

宋吳遵路知通州時淮甸災傷民多流轉惟遵路勸誘富豪之家得錢萬貫遣牙吏二十六次和賃海船往蘇秀收糶米豆歸本處依元價出糶使通州裁傷之地常與蘇秀米價不殊當時范仲淹乞宣付史館

謹案官米若不循環糶糶奸商乘其既盡而鬻之價愈高而民愈困矣以萬貫錢轉運至二十六次價焉有不

平之理。故遵路之勸富民者。是救一時之災也。仲淹之命付史館者。欲垂萬世之則也。留心民瘼者。尚其所取法哉。

孝宗乾道七年。饒州旱傷。措畫賑濟。知州王栻劄子。借會子五萬貫。接續販糶米麥之類。以賑糶得旨。依江州旱傷。益措置本州義倉米四萬四千餘石。又截留上供米六千五百餘石。作本收糶米斛。

謹案 借錢糶糶。官不傷而民有益。最善而易行。何皆遂巡不果。如知州王君。借會子錢五萬貫。接續販糶朝廷。益之以米。又得數萬石。作本收糶。此州尚慮飲食乎。事

畢而本在。民得不死。非賢者之妙算而能之乎。

元文宗時。以張養浩為西臺御史中丞。時關中大旱。民相食。既聞命。即散家之所有。以與鄉里貧乏。登車就道。遇饑者。賑之。死者。瘞之。經華山。禱雨。嶽祠泣拜。不能起。天忽陰翳。一雨三日。及到官。復禱於社壇。大雨如注。水三尺。乃止。禾黍自生。秦民大喜。時米價騰踊。緡鈔壅。不可得米。養浩以倒換之艱。乃檢庫中未燬緡鈔。得一千八十五萬五千餘緡。悉印其背。又刻十貫五貫為券。給貧民。命米商視印。出糶詣庫驗數。以易鈔。又率富民出粟為奏。補官。四月未嘗家居。止宿公署。夜禱於天。畫出賑饑。無少怠。每一念至。

即撫膺慟哭。

謹案人苦無實心愛民耳。此天之所以不能格也。若張公所行，惟知有民，不知有己，何禱不誠，何民不救，視民如傷之念，形之慟哭，是所忠者君，所愛者民，不愧忠君愛民之君子矣。

順帝至元三年十二月，太都南城等處設米鋪二十，每鋪日糶米五十石，以濟貧民。俟秋成乃罷。○六年二月，增設京城米鋪，從便賑糶。

謹案天之警惕於順帝亦云至矣。茲獨於分設米鋪一節，思以上格天意，政雖疎畧而愛養百姓之心固肫摯。

而不浮，苟能震動恪恭，上則敬畏昊天，下乃軫恤民隱，則將推廣此心，正己求賢養民，致治豈遽至於危也。

明英宗正統六年，巡撫浙江監察御史康榮奏杭州府地狹入稠，浮食者多，仰給蘇松諸府。今彼地水旱相仍，穀米不至。杭州遂困，又湖州府比，因歲凶米亦甚貴，竊計二府官廩有二十年之積，恐年久紅腐，請發三十五萬糶於民間。令依時值償納，則朝廷不費而民受其惠，從之。

謹案積善有常，人則不易，在太臣又何難。一念朝存萬民暮活，如康公此奏，窮人雖難免拮据之求，饑者幸可無轉死之慮，惟望仁人賑饑救困，活此窮民，德大福大。

自古不爽也。

憲宗成化六年奏准將京通二倉糧米發糶五十萬石每
杭音米收銀六錢粟米五錢以減京城米價騰貴再將文
武官員俸糧預支三個月

謹案歲值饑饉仁智不可不兼用也仁以惠民智以慰
衆今減價糶米仁也預支月俸智也數月之後麥熟稻
登仍然太有烏可閉藏不發令民心之頓變哉

僉事林希元疏云臣愚欲借官帑銀錢令商賈分往各處
糶買米穀歸本處發賣依原價量增一分為搬運脚力一
分給商賈工食糶盡復糶事完之日糶本還官官無失財

之費民有足食之利非特他方之粟畢集於我而富民亦
恐後時失利爭出粟以糶矣然糶糶之法專為濟貧若有
商賈轉來販去所當禁革又當遍及鄉村不得專及城市
則貧民方沾實惠

謹案糶糶濟民能以林公之論為法不特城市蒙其利
澤而村落亦沾其實惠矣尚有溝壑之苦哉奈何世之
救荒者皆不知林公之荒政叢言是必要之書也

中丞周孔教撫蘇時有云次貧之民宜賑糶其法有二有
坊郭之糶宜多擇諸城門相近寺院及寬敞民居儲穀於
其中不限時日零細糶之糶米計升多不過一斗糶穀不

過二斗如姦牙市虎有借債粧扮之弊出首者重賞其弊
 自革有鄉村之糶宜行保甲之法間月而糶之每先一月
 出示將有災之鄉保限次月某日某保排定日期每隔一
 日一糶以防雨雪壅滯之患每甲大約許糶三石多則五
 石若通水去處當移舟就水次糶之糶價俱比時價減少
 愈少愈善富人強奪貧人之糶用張詠連坐之法一家犯
 罪十家皆不許糶其糶本或借官銀或借官糧或勸富家
 事完各歸其本如係民家則加旌獎可也

謹案賑糶之法分出二種一曰坊郭一曰鄉村何其周
 到也又曰循環行之必待稍熟而止方畧精詳不遺遐

邇真仁人也有心而不得其法實惠不能及民有法而
 不存此心蒼生何由得活中丞不但身體力行而且欲
 傳後世有不身為濟世之名臣而子孫享積德之報哉
 屠隆荒政考有云災傷之處議賑濟則恐官府之困廩有
 限議勸借又恐地方之富戶無多最妙之法借帑銀若干
 委用忠厚吏農富戶向豐熟去處循環糶糶積穀之家雖
 欲踊貴其價而官府平糶之糧日日在市勢亦不能如他
 處米亦不足則雜置荳粟蕎麥蕎蕨粉芝蔴之類皆足
 充饑但當嚴禁商牙來糶昔吳遵路知通州時能使災傷
 之處與蘇秀同其米價用此法也

謹案屠君開口兩句。就將荒政說完。見得賑糶一事。是救荒上策。本不虧民不死。卽耿壽昌之遺意。至說凡可以充饑而救死者。一槩可買。尤見行權之大畧。

借國帑總論曰。上不病官。下不困民。能救生民於萬死之中者。莫如借國帑。以先興販也。自春秋以來。卽有其事。今觀唐宋元明代。無不舉。誠盛典也。但借官錢而糶糶之多者。無如王氏借民錢而興販之頻者。首推吳公二人所行。爲法千古。救荒者何可視爲泛泛也。若元之張公。不特取鈔命米。商出糶救民。一種忠君愛民之心。勃不可遏。形之痛哭流涕而不止。真太古之仁人也。後之君子。或那常平

米。或借府庫錢。或貸富豪錢。加其月利。以作糶本。給與富商大賈。或差幹吏能員。先往豐熟。去處循環糶糶。我無濟人之重費。而實有起死之良圖。舉口之勞。生人之命。上智之事也。又何惑焉。易云。損上益下。民悅无疆。惟賑糶則所損者甚少。而民之悅也。誠無疆矣。

六理囚繫以釋含寬
 漢于公
 鄧太后
 顏真卿
 歐陽觀
 明王哲
 許襄毅
 楊貞終
 唐貞觀詔
 宋太祖諭
 元仁宗諭
 吳黼

六理囚繫以釋含寬

漢于公

鄧太后

顏真卿

歐陽觀

明王哲

許襄毅

楊貞終

唐貞觀詔

宋太祖諭

元仁宗諭

吳黼

漢昭帝時海州大旱三年人民離散莫知所從會新太守
 下車于公謂守曰非申孝婦之冤不可守詢之公曰郟城
 昔有竇氏少寡事姑極孝姑念孝婦侍奉勤苦欲其嫁婦
 不允姑遂自經蓋以己在妨其嫁也姑之女竟以殺母告
 太守按治婦乃誣服某曾力爭而勿聽咎非在是而何新
 守齋戒沐浴徒步往祭孝婦於塚祝方畢而大雨如注至

今有孝婦廟在。

謹案人有冤抑之事不明則鬱恨之氣不散遂結於太虛而災眚見淫雨亢旱蝗蝻兵火之類是也竇氏孝婦也蒙不孝之名身首不保非于公之力請於太守徒步往祭舒孝婦之冤而能上回天意哉况以孀婦而遭此冤者多矣一見於齊之庶女再見於東漢之上虞三見於晉代之臨淄折獄者慎之

章帝建初元年大旱穀貴校書郎楊終以為廣陵楚淮陽濟南之獄徙者萬數又遠屯絕域吏民怨曠乃上疏曰臣竊按春秋水旱之變皆因暴急惠不下流自永平以來仍

連大獄有司窮考轉相牽引掠拷冤濫家屬徙邊加以北征外邦西開三十六國頻年服役轉輸煩費又遠屯伊吾樓蘭車師戊己民懷土思怨結邊域足以感動天地移變陰陽願陛下留念省察以濟元元

謹案楊子山以至理論天意切實不差毫釐何也天不可測而理可必聖人云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安有天心異於民心者哉掠拷冤濫已足違和况閭閻愁苦一方鬱結此天地所以為之感動也

安帝立鄧太后猶臨朝聽政永平二年夏京師旱親幸洛陽寺錄冤獄有囚實不殺入而被拷自誣羸困輿見畏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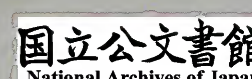
不敢言將法舉頭若欲自訴太后察視覺之即呼還問狀具得枉實即時收洛陽令下獄抵罪行未還宮澍雨大降謹案不仁哉有司之嚴刑也不昔細心體訪但將五毒迫人囚不能堪何冤不受致令餘威猶在死不敢言若非太后英明此獄烏能得直今下屬問而上司錄防冤抑也然而出入難必誰敢再受一番荼毒故案一定而獄多冤理其枉而出之者是在欽恤慎刑之君子矣

唐太宗貞觀十七年三月甲子以久旱詔曰太冬之間雪無盈尺今春之內雨不及時載想田疇恐乖豐稔農為政本食乃人天百姓嗷然萬箱何冀昔顏城之婦隕霜之臣

至誠所通感應天地今州縣獄訟常有冤滯者是以上天降鑒延及兆庶宜令覆囚使至州縣科簡刑獄以申枉屈務從寬宥以布朕懷庶使桑林自責不獨美於殷湯齊郡表墳豈自高於漢代

謹案天地惟以好生為心人主當以不殺為德刑之所加何招不得有罪者歎自新之無路受枉者恨宿憤之難申怨觸上蒼遂成閉塞此詔一下何患甘霖之不沛而嘉禾之不熟哉

開元中榆林衛等久旱非常顏真卿為御史行部至五原時有冤獄久不決真卿至立辨其冤兩即沛然而至郡人



遂呼為御史雨

謹案獄之寃者不待決遣而後乖戾之氣慘成凶歲即令沉埋獄底積憤未舒已逆天和久之不雨幸顏公行部細心辨其寃獄愁雲怨日忽變而為暢霽和風此御史雨之所由來也

宋太祖建隆二年帝謂宰臣曰五代諸侯跋扈跋扈猶言彈梁也

竹籬也水未至先作竹籬候魚入水退小魚獨留大魚跋籬扈而出故曰跋扈也有枉法殺人者

朝廷置而不問人命至重姑息當如是邪自今諸州決木辟錄案奏聞付刑部覆視之

宋史斷曰禁暴止虐誠帝王保民之盛德也湯武聖君

此心純乎愛民故勇決嚴毅之中即寓正直蕩平之道

太祖深知理獄之難視人命為至重特詔令諸州慎重

錄囚達部詳審然後信讞定而法網寬合之周禮委曲

詳核之條仁慈忠厚之旨前後無違矣

歐陽觀為泗州司理嘗秉燭治官書屢廢而歎妻問之曰

此死獄也我求其生不得耳其子修方三歲乳者抱立於

旁觀曰術者謂我歲在戌不利使其言驗不及見兒之立

也後當以吾言告之

謹案仁哉歐陽觀之存心何肫摯而深切也求生於死

獄之內並非要名遺言以告後人並非樹德總為一腔

慈惠不欲因勢而阻尤不欲自我而止故及身則倍著
哀矜錫類則教之忠厚仁哉司理宜文忠之為名臣也
乎。

元仁宗延祐四年春正月帝謂侍臣曰中書比奏百姓乏
食宜加賑恤朕默思之民饑若此豈政有過差以致然與
向詔有司務遵世祖成憲宜勉力奉行輔朕不逮然嘗思
之惟省刑薄賦庶使百姓可遂其生也。

謹案百姓不能遂其生四境擾害由之起木業末年乾
符初年可鑒也仁宗因民飢饉言非省刑罰薄賦斂則
不能舒其困非思得其要而治得其道者哉。

明孝宗弘治十五年正月上命御史王哲巡按江西時值
大旱苗種不得入土哲深恤民隱即親錄囚繫出其所當
原者數百人餘皆減之次日即雨遂成有秋民為謠曰江
西有一哲六月飛霜雪天下有十哲太平無休歇。

謹案古之盛吉執丹筆而泣者謂吾筆一下死生立判
故也理刑官如此存心何至亢旱不雨王御史因苗不
得入土親錄繫囚出其當原減其餘等即成有秋乃知
寧失出無失入此二句者誠祈禱之靈符也。

松江吳黼任撫州同知時久旱不雨臺使以黼廉直將隣
郡建昌富民吳萬八一案令迹其實蓋萬八以子殺父大

獄久未決萬八至是仍以厚賂求寬免黼曰我荷國恩食
天祿寧以賄賂壞公法耶遂覈論如律是夕忽然大雨萬
八已爲雷震矣一郡驚異以爲吳公之正直所感云

謹案此又以不殺而致旱災者也萬八之獄斷無遲滯
之理問官何得貪其厚賂而曲貸其辜苟非吏譴嚴明
暗與王章相合安見幽明一理法不可弛然則赦非善
政古且志之況於絕倫之大者乎

單縣有田作者其婦餉之食畢卽死其翁曰此必婦之故
矣陳於官不勝箠楚遂誣服自是天久不雨許襄毅公時
官山東曰獄其有冤乎乃親歷各境出獄囚遍審之至餉

婦乃曰夫婦相守人之至願鳩毒殺人計之至密焉有自
餉於田而鳩之者哉遂詢其所饋飲食所經道路婦曰魚
湯米飯度自荆林無他異也公問時適當其夫死之際置
魚作飯仍由舊路而行試狗彘無不立死者遂出其罪卽
日大雨如注

謹案感孚之理捷如影響田婦餉夫而死實出無心問
官不能細訪置之死地所謂嚴刑之下何所不招遂干
天怒災異頓施非襄毅公上體天心察其冤抑安能沛
甘澍於恒暘之歲哉

理囚繫總論曰獄中之苦人盡知之乎以將相而歎獄吏

之尊則其毒加於囚也可知矣。一人在獄。闔戶悲啼。吏卒苛求不已。妻兒賣盡難供。故血淚未乾於箠楚。離魂又泣於夢中。仁人君子。可不以刑獄是恤哉。若兩呼御史者。不決之獄也。亢旱三年者。已死之獄也。畏吏不敢言。苗不得入土者。將死之獄也。罪定天誅不殺之獄也。不論已死未死。有枉不直。困於獄中。天地未有不為之震怒。而見於災異者也。楊終之論。信不誣矣。唐之太宗。宋之太祖。元之仁宗。異代同心。故得咸稱致治之主。折獄者存心必若歐陽。觀明察得如許襄毅。方能無愧。試問今之沉於獄底者。果能求其生而勿得者。歟。哀哉。吾恐半居洛陽令之所問也。

人自不察耳。五毒痛加。何枉不坐。縲紲所繫。何歲無寬。易云。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書云。殺戮無辜。上帝弗蠲。降咎於苗。君子可勿於囚繫之內。稍開一面。以免降咎之困哉。

七禁遏糴以除不義

秦百里奚

隋文帝

後周廣順詔

蘇軾

淳熙詔
明張居正

秦穆公

唐崔俊

宋吳及

蘇緘

黃裳
鍾化民

周襄王甲戌五年冬晉饑使乞糴于秦百里奚言於秦伯曰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救災恤鄰道也行道有福秦於是輸粟于晉

謹案人生不幸遭遇饑年全賴有無相濟庶可生全此

賢臣所以勸其君救災恤鄰惠養黎民之要道也

襄王七年十一月晉饑秦伯饋之粟曰吾矜其民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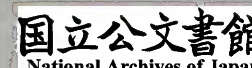
謹案秦伯之輸粟一而再矜民之語藹若陽春并不生
一點偏護之念是故被其澤者懽欣交通遠近愛戴後
之為鄰郡司牧者可不_レ上法賢哲之仁術乎

隋齊州刺史盧賁坐民饑閉糶除名皇太子為言賁有佐
命功不可廢帝謂盧賁等功雖甚偉然皆挾詐擾政不可
免也乃如律治之

謹案沽名而不恤民者非良有司也欲以閉糶為愛民
殊不知鄰邦均赤子也故孟子取五霸之禁遏糶千古
公正之論莫大於此高祖之論盧賁畧前勲而做害民
之吏誠快舉哉

唐崔悛為湖南都團練觀察使湖南舊法豐年貿易不出
境鄰部災荒不相卹悛至謂屬吏曰此非人情也無使閉
糶以重困鄰民自是商貨流通

謹案不近人情之事皆昏吏貪汚者之所為也凡下閉
糶之令籍口為本境之民起見未嘗稍有所私殊不知
其所私者不在是也不過不能為民身家畫萬全之策
徒欲藏此粟於富家以說豪猾昂價損民之意豈知聖
天子以天下為家胞與為懷凡在版圖莫不欲安養而
生全之寧昔令此境阜安彼方饑餒乎揆情度理務在
流通崔公真仁人也



後周廣順間南唐大旱井泉涸淮水可涉饑民度淮而北者相繼濠壽發兵禦之民與兵鬪而北來太祖聞之曰彼我之民一也聽糶米過淮唐人遂築倉多糶以供軍詔唐民以人畜負米者聽之以舟車運載者勿予。

謹案視太祖之待南唐非大度之主歟唐人以之供軍尚許人畜負之而太究何嘗因救民而得禍若後之府縣官必然閉糶以為上為其君下為其民而不知其干天之怒矣人主當以好生為德信哉。

宋仁宗嘉祐四年諫官吳及言春秋之時諸侯相爭竊地專封固不以天下生靈為憂然同盟之國有救患分災之

義秦饑晉閉之糶而春秋誅之聖朝恩施動植視民如傷然州郡之間各專其民擅造閉糶之令一路饑則隣路為之閉糶一郡饑則隣郡為之閉糶夫二千石以上所宜同國休戚而宣布主恩今坐視流離又甚於春秋之間豈聖朝所以子育兆民之意。

謹案閉糶之令自古皆恨又自古有之其故何也其意他處之民徙死我境之粟有餘豈無卓異賢能之賞殊不知此令一行劫掠流移由之而起吳公言之疊疊益深知民之受弊甚大斷不可以害民之政為我邀功俸祿計也。

蘇軾浙西災傷狀內有云臣聞熙寧之災傷本緣天旱米貴而沈起張靚之流不先事奏聞但立賞閉糶富民皆事藏穀小民無所得食流殍既作然後朝廷知之使命運江西及截本路上供米一百二十三萬石濟之巡門俵米攔街散粥終不能救饑饉既成繼之以疫所傷實多兩稅課利皆失其舊是大吏之不能仰承德意廣孚惠澤於下民也如之何其可乎

謹案 饑年處事沽名心萬不可起救荒政務須宜早為裁酌沈起張靚立賞閉糶不過欲沽愛民之譽不知小民絕粒草木俱完藏米者愈高其價與販者懼劫不來

遂至於此非平日失於稽古臨事在於求名乎東坡疏中此段可為閉糶者戒

紹興初蘇緘為南城令歲凶里中藏粟者固閉以待價緘藉得其數先發常平穀定中價糶於民揭榜於道曰某家有粟幾何令民用官價糶有勒不出及出不如數者埽於市以是民無艱食

謹案 民無糶所劫掠必興盜賊縱橫安危難保惟賴司牧有以處之然不將常平米盡行先糶何以塞富民之口蘇君為政先已後人其誰我議

淳熙八年勅早傷州縣全賴傍近豐熟太處通放客販米

斛已降旨不得遏糴訪聞上流得熟州郡尚有將客販米斛邀阻者仰遂司覺察按劾尚或容蔽仰御史臺彈奏○九年兩降指揮諸路監司不許遏糴多出榜文曉諭如故違戾令總司覺察申奏

謹案官之糴糶有限民之興販無窮彼射錙銖之利我活溝壑之民實云兩得如其閉糶此境雖安彼地不活無惻隱之心違忠恕之道彈劾覺察其可緩乎

咸淳七年撫州饑黃裳奉命往彼救荒但期會富民耆老以某日至至則大書閉糶者籍強糶者斬八字揭於通衢米價遂平一云辛幼安所行

謹案孰謂救荒無奇策以八字而定民心非奇策乎此所謂有治人無治法也

明萬曆九年淮鳳告災張居正疏云皇上大發帑銀遣使分賑恩至渥矣然賑銀有限饑民無窮惟是鄰近協助市糶通行乃可延旦夕之命近聞所在往往閉糶災民既缺食於本土又絕望於他鄉是激之為變也宜禁止遏糶之令講求平糶之法聽商民從宜糶買江南則糶於江淮山陝則糶於河南各撫按互相關白接遞轉運不許閉遏其糶本或於各布政司或於南京戶部權宜措處河南直隸四府縣以臨德二倉之米平價發糶則各處皆可接濟

謹案以通暢之筆寫仁政之端條分縷晰何等明白且令各巡撫互相關白接遞轉運糶本悉為措置允稱相度汪洋不愧調和鼎鬲有監梅之責者不可不法之以救天下也

萬曆間御史鍾化民奉使河南賑饑先飛檄各省不許遏糶及河南布政司撤防勦兵悉分置黃河口各運米所過為米船傳緝護送至境設官單記所到時刻稽遲罪及將領米到任其價之高下毋許抑勒是時米價五兩遠商慕重價無攘奪患浹辰米舟併集延袤五十里價遂減石止八錢矣袁音茂長也。且於東西曰廣直於南北曰袁。

謹案水旱不時天荒之也。過糶阻抑人荒之也。天荒尚有挽回人荒豈無救治。鍾公竭力救全頓蘇民困米價十減五六可知有治人無治法。本仁心以行仁政事未有不濟者也。

禁過糶總論曰。偽矣哉。有司之過糶也。彼不過欲借此以邀愛民之上賞耳。若言真心為民。彼糶米之家。雖婦人小子必知。但賣其食之所餘。斷無盡貨之理。何必有司之諄諄禁約也。總之圖治之術。在誠實。尤在權宜。自周至明。歷代典故。悉中窾要。晉惠公之失算。未識愛民之方。周太祖之太度。包容異域。盧賁沈起張靚等。特小人之尤者耳。設

令見崔悛於湖南能無愧歟此宋朝之詔使劾之察之誠是也吳公之論蘇緘之法黃裳之諭化民之檄同功一體得致治之原良法良模不可不知所以法之也且無曲防無遏糴五霸禁之聖賢取之吏竟背之耶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則凡在位之君子欲美其譽於畢生者可分疆界致嗷嗷待哺之民日望泛舟之役而弗得哉閉糴之令烏可勿除

八發積儲以救困窮

漢文帝
唐元宗

魏黃初間
憲宗

宋仁宗
元世祖

真德秀
胡長孺

明成祖
孫璽

周忱
鍾化民

漢文帝六年大旱蝗令諸侯無入貢弛山澤減諸御服損郎吏員發倉庾以賑民

謹案嘗閱文帝之詔有云患自然起福繇德興則禍福之機久矣了了於胸中故首定振窮養老之令每布蠲租免稅之恩當此旱蝗相繼豈不知民饑患也救困德也。有不自損以濟蒼生哉此三代後之賢君首推文帝

也。

魏黃初二年冀州大荒歲饑使尚書杜畿持節開倉廩以賑之。○五年冀州復饑又遣使者開倉廩賑之。○六年春遣使者巡行沛郡問民間疾苦貧者悉賑貸之。

謹案時當灾荒民惟望治魏能愛民賑貸弗倦故能撫其衆而大其國百姓戴惠四境寧帖致治者所當於緊要機宜務為斟酌也。

唐元宗開元二十九年制曰承前饑饉皆待奏報然後開倉道路悠遠何救懸絕自今委州縣及採訪使給訖奏聞。**謹案**初陽透發大地回春一詔下頒九州開泰豈非明

皇此日之制乎洞悉嗷嗷待哺之苦免其懸懸望眼之穿故其時沐恩澤者歌咏遐陬四海清寧兆人康樂誰謂斯民也非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者也。

憲宗元和九年二月丁未制曰善為國者務蓄於人百姓未康君孰與足太歲旬服氣序愆和夏屬驕陽秋多苦雨三農爽候五稼不滋產於地者既微出於力者宜困百姓所欠歷年稅斛等項並宜赦免仍以常平義倉斛斗三十萬石委京兆條疏賑濟如不足即宜以元和七年諸縣所貯折糴斛斗添給應緣賑給百姓等委京兆官差擇清幹官於每縣界逐處給付使無所弊各得自資將我詔意戒

之以擾授之以仁宣示朕懷咸使知悉

謹案地無所產粟何從生民若遭荒催征何益憲宗悉

為蠲免誠賢主矣且以三十萬石而賑饑民不足又令

添之以折糶之斛斗諄諄不已民命為懷何其仁也克

寬克仁彰信兆民憲宗之謂矣

宋仁宗乾興元年十二月以京城穀價翔貴出常平倉米

分十四場賤糶以濟民皇祐三年十二月癸巳詔曰天

下常平米依原糶價出糶以濟饑民毋得收餘利以希恩

賞

謹案民逢饑饉之災確似人遭水火之厄救之稍遲不

成灰燼卽陷狂瀾寧不痛心然救之不力終於一死與

不救何殊今乾興間以常平米分作十四場減價出糶

以濟平民皇祐間又以天下常平倉米依原價出糶以

濟貧民博施濟衆可風千載小民不有再生之樂歟

寧宗時真德秀知渾州以廉仁公勤勵僚友以正心脩身

勉士行遇水旱災傷貧困無依之民極力救恤復立惠民

倉積穀至五萬石至凶荒時照原價出糶又積穀九萬五

千石分十二縣置社倉以徧及鄉落立慈惠倉養老倉孤

幼無依自十五歲以下年老無養自六十歲以上皆有賑

給

謹案自古理學儒臣莫不本下子惠蒼生之念為君父錫福於四方益其溫厚性成兼能陶鎔於典籍經權措置各得其宜試觀此數法實可與文公之社倉共垂不朽有守土之責者苟能倣而行之是甘棠慈蔭可以傳後世而潤斯民矣

元世祖至元五年益都路饑以米三十一萬八千石賑之
 ◎十年諸路出蝻霖雨害稼賑米五十四萬五千五百九十石
 ◎十三年東平濟南諸路水旱賑饑用米二十二萬五千五百六十石粟四萬七千七百十二石鈔四千二百八十二錠
 ◎二十二年十一月合刺禾州民饑戶給牛二

頭種二石更給鈔一十一萬六千四百錠糶米六萬四百石為四月糧賑之

謹案天有降災之時民無愁苦之歲此際之轉移而造福者惟隨時蠲賑惠愛萬民之聖君賢相耳帑藏之金粟斷無窮時閭里之身家亟宜撫恤世祖賑饑不異九天雨露隨地頻施一無所吝民生矣歲何凶焉

武宗時民饑者四十六萬戶即詔每戶月給米六斗浙東宣慰同知脫歡察議行勸貸之令斂富民錢一百五十餘萬以二十五萬屬海寧縣簿胡長孺藏之長孺察其有乾沒意悉散於民既而果索其錢長孺抱成案進曰錢在此

脫歡察怒而不敢問。

謹察 饑民之得賑濟猶田苗之得時雨。點滴不到。根芟失鮮。業已雲興。澤沛則時刻不可需遲。何況雲霓之轉易乎。廉吏識破貪夫之意。發其積聚。補散民間。為蒼生救饑。實則為脫歡消愆。仁智兼盡。一舉而兩得之矣。

明 成祖永樂九年七月。戶部言賑北京臨城縣饑民三百餘戶。給糧三千七百石有奇。上曰。國家儲蓄。上以供國。下以濟民。故豐年則斂。凶年則散。但有土有民。何憂不足。隋開皇間。大旱。民饑。文帝不開倉賑濟。聽民流移就食。末歲計所積可供五十年。倉廩雖豐。民心勿固。前鑒具在。今後

但遇水旱民饑。卽開倉賑給。毋令失所。

謹案 開皇間。倉廩皆足。不肯賑給。使民流移。後且恃其富足。而糜費焉。成祖深明其故。而易其轍。誠明達之主哉。

正統間。周忱巡撫江南。適江北大饑。巡撫都御史王竑借三萬石於忱。忱計至來春麥熟。曰。此須十萬。卽以與焉。蓋忱所積餘米。不但贍江南。又可兼利江北。景泰二年。有言忱勾通官吏。侵漁國帑。召忱還。忱言。臣之百凡脩治興作。見為忘費。亦由宣宗皇帝許。臣便宜行事。臣之所費者。餘米也。不敢侵動。正賦事。遂不問。致仕而歸。戶部因言。忱所

積米無可稽驗。請綜括為公賦。由是徵需雜出。逋負依然。吳後大饑。民多餓莩。無不望周公之再生矣。

謹案賢臣妙策。忽轉而為奸吏彈射之端。戶部因之作公賦。設使再遇饑年。於何利賴。戶部之歸積粟於朝廷。不過邀榮於一己。豈知國體之正大。其生財之道。固自有在。夫豈若是之瑣瑣也哉。

武宗正德四年。孫璽知興化縣事。多奇政。時大水傷稼。上司不允題荒。璽即自為奏請。詔減田租之半。又賑饑民萬餘人。後以兵備巡歷雲貴。直聲大振。

謹案今之為縣令者。見上臺不題而敢自奏乎。孫公不以逆鱗為恐。寧顧其他。雖然。使非天子之惠愛。何以成。郎官之救援。宜並德之。

神宗萬曆二十二年。御史鍾化民河南賑荒。垂危之人。賑粥。有顧惜體面者。散銀賑之。着州縣正印官。下鄉親放移官。就民毋勞。民就官。分東西南北四鄉。先示散期。以免奔走伺候。貧民領得錢穀。或里長豪惡。要抵宿負者。以劫論出首者。賞其銀。正印官監視戡鑿。遂封加印。立冊。期日。分給。差廉能官。不時掣封秤驗。躬巡所至。延見各色人等。不嫌村陋。

謹案饑無不救。國無不安。河南甲午之荒。甚難措手。而

鍾公獨力撐持弗辭辛苦賑濟斯民不生不已不特自忘其官併過遭饑之困觀其政蹟直欲令人感入心脾矣良臣善政真足垂光簡編

發積儲總論曰倉廩實而國富饒致治之本圖也然而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則財與用俱有可知百姓之身家國之倉廩所由出始而年歲豐登民則為上實倉儲偶然旱潦告災君即為民謀保聚蓋君猶心而民猶體體安心始泰民饑其可勿救乎積儲其可勿發乎君臣識鑒之明睿者未有不以賑濟為急者也自漢文以至元明賑濟之法救困之言畧備於前致治者可勿以是為法哉夫

水旱蝗蝻迫人溝壑救人適以自安無二視也何則未有百姓困阨於下而君臣能相安於上者也天災之流行偶爾一人之救濟萬全否則成湯何以將六事而自責孔子何以舉自貶以對景公救饑之道權自上操設遇災傷之地誠能大發積儲以救窮黎則一方安樂薄海內外俞皆安樂矣能散財者世躋昇平夫豈謬哉

管子曰：「九不抑價以招商運。」

齊管子
唐盧坦
范仲淹
范純仁
董懋燭
蔡懋德

漢宣帝詔
宋趙朴
包拯
孟庾章誼
明周孔教
龐承寵

九不抑價以招商運

齊管子曰：「滕魯之粟釜百，則使吾國之粟釜千；滕魯之粟。」

四流而歸我，若下深谷矣。」

謹案 旨哉管子之言也。民之趨利，確如水之趨下，稍拂其性，其誰我向。穀粟者，活命之源也。使恤民之財，而不恤民之命，財帛其可飽乎？危亡其可免乎？則釜百釜千之論，非明決者不能道也。

其性其誰我向。穀粟者活命之源也。使恤民之財而不恤民之命。財帛其可飽乎。危亡其可免乎。則釜百釜千之論。非明決者不能道也。

漢宣帝本始四年春正月詔蓋聞農者興德之本也今歲不登已遣使者賑貸困乏其令太官損膳省宰樂府減樂人使歸就農業丞相以下至都官令丞上書入穀輸長安倉助貸貧民以車船載穀入關者得毋用傳傳符也欲穀之多故不問其出入也

謹案宣帝令丞相以下皆上書入穀以貸貧民則官無避事之弊矣載穀入關者不論舟車皆無用傳則免徵商之困矣豈尚有抑價之令哉

唐盧坦為宣歙觀察使歲饑穀價日增或請損之坦曰所部土狹穀少仰四方之來者若價賤穀不復來民益困矣

既而米商輻輳市估遂平民賴以生

宋董煟曰不抑價則商賈來此不易之論昧者反之其意正欲沽譽不知市無告糶之所適以召變而起釁也坦有定見真可嘉也

宋神宗熙寧中趙抃知越州兩浙旱蝗米價踴貴諸州皆榜道路禁人增米價人多餓死抃獨榜通衢令有米者任昂價糶之于是諸州米商輻輳米價更賤而民無餓者

謹案抑價之令一行商賈固裹足不前困戶亦皆無米吏知之乎困戶恐入賤糶畧畱少許以應多人餘皆重價而暗售他方故無米者室如懸磬有錢者亦欲呼庚

于是丁夫不靖千人應之趙公之論高出千古

范公仲淹知杭州一浙阻饑穀價方踴每斗一百二十文
范公增至一百八十文衆不知所爲仍多出榜文具述杭
饑及米價所增之數于是商賈爭先惟恐其後米既輻輳
價亦隨減

謹案范公仁智兼全行之固極其善後世法令不可造
次須要揆時度勢假如杭州米貴增價之榜文必須豫
先差入於產米地方張掛約其已到之後我處方增其
價不然彼處米商未知而我先增其價貧民何堪久食
貴米但增價告示切不可令一人知之恐俱待增價而

後賣則民俞苦矣

包拯知廬州不限米價商賈聞之日集其境不數日而米
價大平

謹案龍圖公之明決雖婦人小子無不知之若使米價
可抑公抑之矣公知物多必賤少則貴愈抑愈少愈少
愈貴龍圖公之所不抑也而他人可抑之哉

范純仁爲襄邑宰因歲大旱度來年必歉于是盡籍境內
客舟誘之運米許爲主糶明春客米果至多於平日邑人
遂賴以不饑

謹案境內荒矣客米不來此際而方爲之備何若先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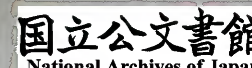
而為之圖。范公預於冬間多方勸誘。交春果至高價。既無民情可慰。非得預備不虞之策耶。

紹興五年行在斗米千錢時。畱守叅政孟庚。戶部尚書章誼。不抑價。惟大出陳廩。每升止糶二十五文。僅得時價四之一耳。民賴以濟。

謹案米貴時。民雖賣妻鬻女。總救不得數旬之苦。何也。米貴則人賤。所得無幾耳。二公大出陳廩。減價救民。秋成仍可賤糶。非仁智兩全之道歟。故慮米貴者。出天庾而賤糶。一也。借國帑以興販。二也。王侯貴戚大小臣工。軍民人等有米。照時價出糶。視其多寡。遞有恩獎。三也。

責重有司。廣貸牛種。課民春耕。因其勤惰。定以黜陟。四也。朝廷重農抑末。優恤窮甿。五也。得此五法。水利是務。專官督理。何米貴之足憂哉。

從政郎董熠云。比年為政者。不明立法之意。謂民間無錢。須當籍定其價。不知官抑其價。則客米不來。若他處騰踊。而此間之價低。則誰肯與販。商賈不至。則境內乏食。有蓄積者。愈不敢出矣。饑民手持其錢。終日無告。糶之所。有不肯甘心就死者。必不能安靜。人情易于煽搖。此莫大之患也。惟不抑價。非惟舟車輻輳。而上戶亦恐後時。爭先發米。出糶其價自賤。



謹案凡論荒政言宜通暢事貴預知董君所論彰隱情于未發息禍患于無形非達人之言歟為政者果能頻頻屬目細想人情自無抑價之令閉糴之條矣若之何

忽之也

明中丞周孔教撫蘇時有云穀少則貴勢也有司往往抑之米產他境歟客販必不來矣米產吾境歟土戶必然閉糴矣上戶非真閉糴也遠商一至牙僧為之指引則陰糴與之以故遠商可糴而土民缺食是抑價者欲利吾民反害吾民也

謹案抑價之令一出商賈不來困戶不賣即賣如撫君

所云專賣與出重價之遠商而公四境之米于是而絕

無論小民無錢在手即有錢何從得糴非死亡即劫掠

緣斯而起撫君燭及隱微非一省之福乎

杭州司李蔡懋德通商濟荒條議杭城生齒仰給外米蒙

憲行廣糴通商已無遺策而聚米之道不厭多方近聞鄰

境閉糴米價翔涌商販紛紛有各處阻難之愬職思官府

之儲散有限民間之自運無窮而民間之自運猶有限遠

商之樂販更無窮但能使遠地經商望武陵為利藪聞風

爭赴米貨送湊杭郡百萬生齒之事濟矣招來之法釐為

八則八則載後摘要備觀條內

謹案商不通民不救價不抑客始來此定理也司李善於譬畫釐爲八則精詳周到蓋以經濟爲心視疎忽者遠矣

杭守龐承寵給批糴米議杭城周遭百里食齒繁聚地又山多田少桑柘多而禾稼少故民間食米皆仰給於外省所從來久矣今夏徂秋雲漢爲災民虞桂玉所籍商販雲集庶幾拯此孑遺無奈鄰省下遏糴之令擷人又播標掠之虐使不爲之計商人將裹足不敢出途而杭民有立槁耳給照流通無待再計仍請嚴檄嘉湖二府飭各巡兵不得搶掠嚇詐米船生事者以三尺繩之庶商販通行而杭

民猶有更生之望也

謹案興販五穀雖云射利之徒譬猶救民之使不可與

他販等何也杭州素不產米遠商不至朝啼絕粒暮喪溝渠害可言哉給批令糴無許阻撓通商之要法也

不抑價總論曰諸君子咸以不抑米價爲高又以稍增米價爲善商自通而民可救此固不易之理矣古人立法固有成算後世倣行貴平隨時非訪之於父老卽宜詢之於紳衿然終不若微行村僻得實之爲當也遇饑年果能知境內之粟共有若干石而榜示於通衢必使闔郡人知之今有米者但許隨時價出糴不許閉糴屯積此亦救民之

要法不可不知也。小民既知有米可糶，心已安矣。誰復爭求客商，知價不抑，舟已集矣。豈又他之此不抑之抑也。惟杭城之棧米最為可恨，富商畧不遂意，棧而不賣，圖厚利耳。豈顧窮民，牙人利口欺官，阿富翁耳。誰憐餓莩，彼果為入，何不速買速賣，循環糶糶，悉屯積而不賣哉。此非閉糶而何。君子知之，自管子以及宋明政之美者，已列於右。若能做行，何患乎饑民之不救也。與其為民惜錢，不若為民惜命。如宋時濮州，侯日成嫌米價日增，題請令人留十年之糧，餘皆依祥符八年之數而出糶。天子慮其擾民，勿許。非洞悉人情之聖主耶。書云：懋遷有無化居，蒸民乃粒，萬而反害吾民也。

邦作乂，故米價貴，任其低昂，不可稍為之裁抑。欲利吾民而反害吾民也。

十開粥廠以活垂危

齊黔敖
漢陸績

唐郭禹
陳堯佐

明席書
耿橘

衛公叔文子
隋房景遠

宋程願
元余闕

畢懋康
鍾化民

齊大饑黔敖為食於路以待餓者而食之有餓者蒙袂輯屣貿貿然來黔敖左奉食右執飲曰嗟來食揚其目而視之曰予惟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斯也從而謝焉終不食而死曾子聞之曰微與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

謹案禮貌之於人大矣哉士君子當死亡之際畧不自貶以偷生曾子論之素矣故鍾御史河南賑粥賑銀獨

加厚於寒士不與庸衆同之蓋以揚目而視之者未必不謝之而寧死也

衛公叔文子卒其子請謚君曰昔者衛國凶饑夫子為粥與國之餓者不亦惠乎昔者衛國有難夫子以其死衛寡人不亦貞乎夫子聽衛國之政修其班制以與四鄰交衛國之社稷不辱不亦文乎故謂夫子貞惠文子

謹案人當饑饉之時得一餐之粥即延一日之命此後得遇生機皆此一餐之力矣故為力少而致功大以此定謚也宜矣凡當凶歲人可不以文子之惠為惠哉
漢陸續字智初會稽吳人也幼孤仕郡戶曹史時歲荒民

饑困太守尹興使續於都亭賦民餽粥續悉簡閱其民訊以名氏事畢興問所食幾何續因口說六百餘人皆分別姓名無有差謬興異之

謹案粥雖數碗能活饑人豈可小視公皆悉數無遺其不苟於處事也明矣太守之用人戶曹之謹慎不可為賑粥之盛典歟

隋房景遠為齊州主簿多惠政景遠平生重然諾好施與歲稔設粥通衢存濟甚衆平原劉郁路經齊兗遇劫賊將殺之郁呼曰與君鄉近何忍見殺賊曰若鄉里親親是誰郁曰齊州房主簿是我姨兄賊曰我食彼粥得活何忍殺

其親遂還郁衣物且蒙活者二十餘人。

謹案善之感人如風之偃草未有不從之而披靡者也。故雖盜賊不昧其良賑救其可緩乎。主簿賑粥得救其親設令景遠自遇化盜為良豈其所難可見粥之活人感恩者切食祿者何不稍分肥甘之萬一以延朽腹之殘喘哉。

唐僖宗文德元年四月以郭禹為荆南留後初禹勵精為治撫集彫殘賑饘粥給孤貧通商務農時藩鎮莫以養民為事獨華州刺史韓建招撫流散勸課農桑數年之間民富軍贍時人謂之北韓南郭。

謹案人生天地間惠在一時名垂萬世始可告無忝於生平北韓南郭近之矣若專以功名為重者生則顯榮死則泯焉不亦大可慨哉。

宋程頤有云救饑者使之免死而已非欲其豐肥也當擇寬廣之地宿戒使辰入至已則闔門不納午後與之食申而出之日得一粥則不死矣其力能自營一食者皆不來矣比之不擇而與者當活數倍之多也。

謹案昔陳龍正謂伊川之論雖佳但日只一餐恐不足以救其死耳曾則以為莫若俟其食畢每人或給米二三合或給糕餅數枚以代下次之餐彼既不專守候於

此又可往他處營生一朝而獲數日之糧未可知也
陳堯佐知壽州遭歲大饑自出米為糜以食餓者吏民以
故皆爭出米共活數萬人堯佐曰吾豈以是為私惠耶蓋
以令率入不若身先而使其從之樂也

謹案米珠薪桂人皆自顧不暇何處懇求官長若不救
全老弱死而壯者盜必然之勢陳公身先率民廣開粥
廠一州之中到處盡沾實惠非善於鼓衆之君子哉

元順帝至正十二年五月起復余闕為淮東宣慰副使守
安慶到官十日寇至却之集將吏議屯田戰守計環境築
堡寨選精甲外捍而田其中明年春夏大饑人相食捐俸

為粥以食之請之中書得鈔三萬錠以賑民

謹案忠於君者必能愛民如余公到官十日捐俸煮粥
請鈔賑民力行善政惟恐不及後果盡忠於國若置饑
民於勿問但以功名為重是屯其膏而不能布上之恩
澤矣所以有聖主必賴有賢臣上下交而志同夫非蒼
生之幸歟

明嘉靖十七年席書疏云臣竊見南京地方饑饉殊甚初
賣牛畜繼鬻妻女老弱展轉少壯流移甚或餓死於道廷
議賑恤但饑民甚多錢糧絕少惟作粥一法不須防姦不
須審戶至簡至要可以救人世俗皆謂作粥不可輕舉緣

有行之一城不知散布諸縣以致四方饑民聞風輒集主者勢力難及來者壅積無算遂謂作粥不宜輕舉不知辰舉而午即受惠三四舉而即可寧輯其效甚速其功甚大此古遺法扶顛起斃拯溺救焚未有先於此者未有急於此者此臣一得之愚也。

謹案是時餓莩甚多比戶離徙奸民雜出公謂民命在於旦夕若必待編審事定民何以堪令州縣每十里為一局先發現銀市米為粥賑之兩月惟食以粥則所賑皆貧民奸猾漸散迺奏截運儲及戶部所發銀兩議定間月兼給其妙在先令州縣十里為一局俟賑粥兩月

然後議給銀米所以人沾實惠而豪強不得為姦也

陝西巡按畢懋康賑粥其議有云嘗聞救荒非救饑民乃救死民也其法無如煮粥善相應先儘各州縣見在倉糧盡數動支又動本院贖銀收買米豆雜糧煮粥賑濟然所謂救荒無奇策者患在任之不真任之不力耳若有真心自有良法又何事不可為何災不可弭也向得張司農救荒十二議試有明驗為此仰司即將救荒議十二款發刻令各府印刷分給各州縣逐款着實舉行十二款載後賑粥須知內
謹案若有真心自有良法非實心愛民者不能道此二句亦不能知此二句之妙畢公深於愛民令州縣盡開

粥廠且令將救荒十二議處處發刻印刷施行其心不
但欲救一省之荒併欲救各省之荒更可以救各省千
百年後之荒矣生機至今猶在時與春風融和於宇宙
間也
萬曆時知常熟縣耿橘有云荒年煮粥全在官司處置有
法就村落散設粥廠若盡聚之城郭少壯棄家就食老弱
道路難堪一不便也竟日伺候二飧遇夜投宿無地二不
便也穢雜易染疾疫給散難免擠踏三不便也非有司親
嘗嚴禁人衆慮粥缺少增添生水往往致疾惟就各處村
落屬慕義者主之畫地分煮之爲當也

謹案 耿君三說言中竅事事俱真非目覩而心傷者
焉能有此故於不得已之中想出必不可易之法莫如
各處村落各令義士主之留法人間惠愛至今不息吁
嗟乎耿公安得天下有司盡如公也

御史鍾化民河南賑饑令各府州縣官遍歷鄉村察舉善
良以司粥廠就便多立廠所每廠收養饑民二百不拘土
著流移分別老幼婦女片紙註明某廠就食以油紙護繫
於臂彙立一冊聽正印官不時查點使不得東西冒應期
至麥熟而止所到必行拾遺之法遍歷州縣村墟粥廠以
故地方官望風感動竭力賑救而民賴以生

欽定康濟錄卷之三
謹案諺云。饑時一口勝如一斗。死在須臾。卽能行走。粥
飯之妙。言難盡述。鍾公令州縣鄉村。就便多立飯所。在
在救全。而且遍歷周觀。有司敢不竭力以生之乎。一點
仁慈。貫徹各飯。如陽和之布大地。無有不在其化育之
中者也。

開粥飯總論曰。饑年賑粥。可以粥視之乎。純陽丹藥。岐伯
仙方。不是過也。何也得之則生。勿得則死。故耳。於黔敖之
事。可見矣。但粥飯之事務雖多。其要惟五耳。一貴多飯。耿
橘之論是也。二貴得人。陸續之事是也。三貴巡察。鍾化民
之所行是也。四貴犒賞。畢懋康之所頒是也。五貴得法。席

侍郎之所奏是也。以此五法。得余忠烈之捐俸。陳堯佐之
先民何患乎粥飯之不盡善盡美也。乃知無遠涉之苦。門
外之嗟者。飯多故也。無廢弛之事。冒破之求者。得人故也。
不事虛名。立平賑竈者。巡察故也。人人竭力。不忍相欺者。
犒賞故也。實惠均沾。不填溝壑者。得法故也。苟能若是。不
特遠邁於房主簿。且可與公叔文子。及北韓南郭。並傳不
朽矣。禮記云。使民有父之尊。母之親。如此而後可以爲民
父母。則凡父母斯民者。一粥之賑。其可緩乎。

欽定康濟錄卷之三 上冊終

欽定皇清

卷之三

金匱要略

問所

Blank columns for text

